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盟表節制熟饒有御使將北湖等處盜殺無賴等一併驅逐出境

元紀十二

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閼十二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五年春正月庚戌給征八百媳婦軍鈔總計九萬

二千餘錠

壬子奉安昭睿順聖皇后御容于護國仁

王寺

御史臺言官吏犯賊及盜官錢事覺避罪逃匿

者宜候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庶姦僞可草從之

先是征東行省奇爾濟蘇

舊作闊里吉思今改

言高麗王擅署官

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

依本俗從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尙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旣而高麗王距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奇爾濟蘇不能和輯高麗遂罷征東行省徵奇爾濟蘇還二月己卯以劉淡哈喇岱並爲中書右丞鄭佑爲參知政事皆佩虎符罷福建織繡提舉司丁亥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府二設萬戶四員發四川雲南囚徒從軍乙未詔廉訪司官非親畧遷葬及以病給告者不得離職或以地遠職卑受任不赴者臺憲勿復用丁酉帝如上都減內外諸司官千五百十四員己亥令凡軍士殺人姦盜者令軍民官同鞫三月丁卯

癸惑犯填星巳巳癸惑填星相合戒飭中外官吏 夏

四月壬午以晉王所部貧乏賜以鈔 調雲南軍征八

百媳婦 湖北廉訪司僉事郭貫言今四省軍馬以數

萬計征八百媳婦國淡入烟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

國不聽 癸未禁和林釀酒 五月商州隕霜殺麥

壬戌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漢將兵由順元入雲南

雲南右丞伊嚕納

舊作目忽
難今改

調民供饋隆濟因給其眾

曰官軍征發汝等將盡翦髮黥面爲兵身死行陳妻子

爲俘眾惑其言遂叛 丙寅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

媳婦者二千人人給貝子六十索 六月丙戌宋隆濟

率猫狢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眾壬辰攻

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遂圍劉淡於窮谷中梁王遣雲

南行省平章綽和爾

舊作幢兀兒今改

參政布埒齊

舊作不蘭奚今改

將兵救之殺賊酋撤月斬首五百級淡始得出 秋七

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兼發江湖泛濫東起

通泰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災死者不可勝計浙西廉訪

司僉事趙宏偉以潤常民乏食將發廩以賑有司以未

得報爲辭宏偉曰民旦暮且死擅發有罪我先坐遂發

廩旣而詔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 乙巳大興路水

賑以糧

丁未詔軍官受賊與民官同例量罪大小殿

癸丑浙西積雨泛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
疏導水路 命雲南省分蒙古射士征八百媳婦 癸
亥哈坦之孫托歡自北境來歸其父母妻子皆遭殺掠
賜鈔一千四百錠 八月己巳平灤路霖雨灤漆淝汝
河溢民死者眾免其今年田租仍賑粟三萬石 上都
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鼓拱衛直都指揮使王伯
勝率衛卒出視之乃大水暴至伯勝立具畚鍤集土石
壅屬以塞分決濠隍以殺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
相鄂勒哲以聞帝嘉之伯勝文安人也 甲戌遣色辰
額埒等將兵征金齒諸國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

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
官吏故皆征之 庚辰詔遣官分道賑恤凡獄囚禁繫

累年疑不能決者令廉訪司具其疑狀申呈省臺詳讞
仍爲定例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稅一年貧乏之家計
口賑恤尤甚者優給之小吏犯賊者竝罷不敘 皇子

哈尙

舊倫海山今改

之撫軍北鄙也宿衛哈喇托克托

舊倫康里脫脫

今改從至是朝議北師少怠紀律不嚴命太師樞密宣徽

使伊徹察喇

舊作月赤察兒今改

副哈尙以督之未幾哈都及都

爾幹

舊作篤娃今改

入寇大軍分爲五隊伊徹察喇將其一鋒

旣交頗不利伊徹察喇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

之哈尙銳欲出戰哈喇托克托執轡力諫哈尙怒揮鞭
扶其手不遑乃止已而進擊托克托手斫一士之首連
背髀以獻哈尙壯之哈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
山因高以自保奇徹親軍都指揮使綽和爾

舊作休兀
兒今改

急引兵敗之復與都爾幹相持於和勒圖之地綽和爾
以精銳馳其陳伊徹察喇攻敵之背五軍合擊所殺不
可勝計哈都旋死都爾幹之兵幾盡哈尙親視其戰乃
嘆曰綽和爾何其壯耶力戰未有如此者論功以綽和
爾爲第一帝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自是月庚辰彗出
井歷紫微垣及天市垣至九月癸丑乃滅凡四十六日

色辰額埒等攻阿薩爾布哈引還言賊降在旦夕高
慶受其賂首倡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色辰
額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哈色辰額埒
等遇赦奪官爵爲庶人 冬十月丙寅朔以畿內歲饑
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壬午帝至自上都
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 丁亥遣
使就調雲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官 諭百司凡事關
中書省者毋得輒奏權豪勢要之家佃戶倍糧者聽於
來歲秋收還之 十一月己亥詔近因禁酒聞年老需
酒之人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 羅鬼女

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

丁未命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率師討之時劉漢兵敗

帝始悔不用哈喇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國傑及楊

賽音布哈

舊作楊賽因不花今改

等率雲南四川湖廣各省兵分

道進討諸蠻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賊兵勁銳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

釘其上俟陳合卽棄盾偽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

盾皆倒國傑鼓之大敗旣而復合眾請戰國傑弗應數

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十里

減直糴米賑

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廩

給五月 選六御漢軍習武事仍禁萬戶以下毋令私
代犯者斷罪有差 戊申徭人藍賴率丹陽三十六洞
來降授賴等官 十二月甲戌給安西王所部軍士食
令各運其家候春調遣 是歲曲阜修文宣王廟成衍
聖公孔治遣子思誠入謝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供祭祀
復戶二十人俱洒掃之役 攷異元史本紀不載今年修
廟今據大德五年重修至聖
文宣王廟碑增載錢辛楣云元史載至元四年敕修曲阜
宣聖廟而于是年修廟事則遺之攷至元丁卯所修
僅奎文閣杏壇齋廳學舍而禮殿未及焉至是前殿後
寢規制始備且有賜祭田復灑掃戶之敕視丁卯之役
大小攷殊矣

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巳中書省言廣東宣慰副使托歡

徹爾收捕盜賊屢有勞績近廉訪使劾其私置兵仗擅

殺土寇等事遣官鞫問實無私罪宜加獎諭命賜衣二

襲晉王噶瑪喇舊倫甘麻薨王爲世祖嫡長孫讓位

於帝退居藩邸以仁慈見稱屬官有年老請以子代者

內史爲之言王曰惟天子所命其自守如此帝聞其薨

命收王印及內史印既而命其長子伊蘇特穆爾舊倫也孫

帖木兒嗣封晉王攷異晉王嗣封成宗紀闕載泰定紀

今改連書之又顯宗傳以伊蘇特穆爾爲長子而世系表

倫顯宗于長梁王松山大泰定帝前後互異今從傳

朱清張瑄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

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

符爲千戶萬戶者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據其不法十
事上聞時中書省亦言朱清張瑄屢致人言宜罷其職
徙其子孫官江南者于京帝從之仍詔御史臺詰問二
人竟伏誅 丁未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
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富民
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卽追
收爲便命卽行之毋越三日 詔自今僧官僧人犯罪
御史臺與內外宣政院同鞠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聽
御史臺治之 乙卯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
侵舊河令屯田軍及民耕種 增劉國傑等軍仍令屯

戊險要俟秋進師 命薩圖爾岱阿爾等整治江南影
占稅民田土者 中書省言御史臺廉訪司體察體覆
前後不同初立臺時止從體察後立按察司事無大小
一皆體覆由是憲司之事積不能行請自今除水旱災
傷體覆餘依舊例體察爲宜從之 詔軍官除邇遠出
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父母累依民官例立限奔赴 禁畜
養鷹犬馬駝等人擾民 已未以諸王珍圖誣告濟南
王謫置劉國傑軍中自效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
劉淡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遮之委
棄輜重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

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漢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罷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圖總管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眾至二十餘萬正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溪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

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
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
今此舉何以異之請早正渎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
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爲今
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
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
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眾必無久能同心
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
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
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

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漢昭覆轍恐它日之患有甚於

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二月丙申遣陝西省平章

伊蘇岱爾

舊倫也速帶而今改

參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

劉國傑將湖廣軍征八番順元諸蠻一切軍務並聽伊

蘇岱爾劉國傑節制 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漢等官

收其符印 癸巳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命侍

御史王壽奉香江南徧祀嶽鎮海瀆密察去歲風水爲

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采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害

繫于官吏善惡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

方正大漢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以時無勞

聖慮惟是蒙古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
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
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
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
省以呼圖布哈塔齊爾安圖巴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
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
觀之盛迨至阿哈瑪特郝禎耿仁盧世榮僧格實都等
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固台巴顏巴特瑪琳沁舊
八都馬阿爾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
辛今改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

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
可從而理也 三月丁酉以旱溢爲災詔赦天下平糶
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已經賑卹者
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邨
人戶截辦門攤課程竝蠲免之 甲寅合祭昊天上帝
皇地祇于南郊遣中書左丞相達喇罕哈喇哈斯攝事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遠普安諸蠻因蛇節
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衅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
砦遣伊蘇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
元蠻不及來會伊蘇岱爾等率師分道竝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乙亥瀋永清縣南河 庚辰上都大水賑其
饑民 戊子帝如上都 修廬溝上流石徑山河隄
釋重囚 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 癸丑謫和林潰軍
征雲南 丁巳賑福州路饑 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是日時加戊依歷法日食五十七沙太史院官以涉交
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保章正齊履謙曰吾所掌者
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于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太
史院以失于推策詔中書議罪眾嘗爭沒日不能決履
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
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眾服其議

甲子建文宣王廟于京師 辛未享于太廟 乙亥

安南國貢馴象 賑湖州等路饑 秋七月辛酉以浙

江行省參知政事呼圖布鼎

舊佗忽都
不丁今改

爲中書右丞

賑建康饑 八月甲子詔御史臺凡有婚姻土田文案

遇赦依例檢覆 九月己酉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至

有殺其子者命捕爲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冬十月甲

子改浙東宣慰使爲宣慰司都元帥府徙治慶元鎮遏

水道 初浙西廉訪使張瑄劾罷長吏以下三十餘人

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瑄得監司姦利事將發之

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至是賂南人林都鄰告瑄收

藏禁書及推算帝五行江浙運使哈喇齊言珪阻撓鹽
法命省臺官襍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
伏罪召珪拜簽樞密院事賜濟遜冠服侍宴又命買宅
以賜辭不受 丙子帝至自上都 平章政事加大司
徒張九思薨 十一月甲午劉國傑裨將宋元率兵大
敗蛇節賜衣二襲仍授以金符 辛亥以同知樞密院
哈達知樞密院事 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
施入爲名者并輸租充役 己未詔諸驛使輒枉道者
罪之 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
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

不盡理宜轉災爲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爲力請令中書省與老臣議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卽議行之 雲南地震 甲子衡州袁舜一等誘集二千餘人侵掠郴州湖南宣慰司發兵討之獲舜一及其黨命誅首謀者三人餘配洪澤芍陂屯田其脅從者招諭復業 戊辰雲南地復震 丙子劉國傑伊蘇呼圖魯來獻蛇節羅鬼等捷 庚辰賑保定等路饑 命中書省更定畧賣良人罪例 大都路總

管兼大興府尹姚天福奉天福爲京尹三年畿甸大治
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稱首 布埒達實哩者北庭人也
幼熟輝和爾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至是
奉旨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 是歲斷大辟
三人

大德七年春正月己酉以歲不登禁河北甘肅陝西等
郡釀酒益都諸處牧馬之地爲民所墾者畝輸租一斗
太重減爲四升弛饑荒所在山澤河泊之禁一年 壬
子罷歸德府括田 乙卯詔凡匿名書辭語重者誅之
輕者流配首告人賞鈔有差皆籍沒其妻子充賞 命

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
籍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舶等物 丁巳令樞密院選軍
士習農業者十人教軍前屯田 二月壬辰詔中書省
汰冗員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
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仍諭樞密院除出
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 辛未以平章
政事上都留守茂巴爾斯舊作木八喇沙今改陝西行省平章阿
喇卜丹竝爲中書平章政事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尙文
爲中書左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士珍爲中書參知
政事召陳天祥爲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壬申

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
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用而于例未允者亦
聽覆奏 甲戌減杭州稅課提舉司冗員 已卯以待
御史都多達爲中書省參知政事 御史臺言江浙行
省平章阿爾左丞高翥安祐簽省張祐等詭名買鹽萬
五千引增價轉市於人請遣省臺官按問從之 命盡
除內郡饑荒所在差稅仍令河南省撫恤流民賑太原
大同平灤路饑 庚辰監察御史杜肯構等言右丞相
鄂勒哲受朱清張瑄賄賂事不報 壬午帝語中書省
臣曰凡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培克于民何

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倫正數 罷江南財
賦總管司及提舉司 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進
獻 賑眞定及保定路饑 三月庚寅詔遣奉使宣撫
循行諸道以郝天挺達春往江南江北石珪往燕南山
東耶律希逸劉賡往河東陝西特爾托里歡戎益往兩
浙江東趙仁榮邱叔謨往河南湖廣茂巴爾斯陳英往
江西福建達寶哈雅劉敏中往山北遼東竝給三品鉞
印仍降詔戒飭之 江浙行省平章托克托發遣朱清
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托克托以聞帝諭之曰
朕以江南任卿卿果能爾眞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

賜以黃金五十兩 都城火 詔以甘肅行省供軍錢

糧多弊徙廉訪司於甘州 壬辰以河間禾稼不登罷

修僧寺工役 乙未中書平章巴延梁德珪丹津舊倫段真

今改阿爾振薩徹爾右丞巴特瑪琳沁左丞伊圖布哈參

政密勒和卓張斯立等受朱清張瑄賄賂治罪有差籍

其家 以洪君祥為中書右丞致異元史宰相表洪雙叔為右丞在四月雙叔

即君祥之小字也今從本紀 監察御史言其曩居宥密以貪賄罷黜

宜別選賢能代之不報 甲辰詔定賊罪為十二章京

朝宮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公田者亦量給之

乙巳以征八百媳婦器師誅劉漢答哈喇岱鄭祐罷雲

南征緬分省時有司以遇赦議釋劉淡罪哈喇哈斯曰

微名召畔器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之無以謝天下遂

誅之

淡與劉淡之誅元史哈喇哈斯傳連繫於七年以前今從本紀

戊申岳鉉等進

大元大一統志賜賚有差 癸丑樞密院及監察御史

言中丞董士選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不

必問也若言者不已便當杖之 甲寅帝如上都 賑

遼陽等路饑 京畿漕運司言歲漕米百萬全籍船塢

夫力今歲水漲衝決埧隄六十餘處雖已修畢冬霖雨

衝圯走泄迎水河隄淺澀低薄去處請加修理從之至

夏末始畢工用役萬二百餘人 夏四月庚午以中書

文移太繁其二品諸司當呈省者命止關六部 中書
左丞達喇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
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
帝嘉納之 辛未流朱清張瑄子孫於遠方仍給行貨

庚辰蛇節降宋隆濟遁去丁亥誅蛇節

欽異經世大典云正月二

十六日到平章追及蛇節二月一日出降三月三日
領軍回程奉旨斬蛇節所載月日與元史本紀異

濟南路隕霜殺麥 五月己丑朔開大都上都酒禁

丁未和綽爾入朝帝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
黃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以衣冠金珠等甚
厚拜樞密院副使仍給其所隸諸軍鈔 辛亥奉使宣

撫耶律希逸劉賡言平陽僧徹哩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逃京師中書省言宜捕送其所令省臺宣政院遣官襍治從之 甲寅濬上都灤河 乙卯詔中外官吏無職田者驗俸給米有差其上都甘肅和林非產米地給其價 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吏違者罪王府官 般陽路隕霜 閏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壬戌詔禁犯曲阜林廟者 己巳中書右丞相加太保錄軍國重事鄂勒哲薺謚忠獻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徹財發粟不惜巨萬以頒賜百姓皆鄂勒哲贊襄之功帝倚任甚重而能處之

以安靜不急于功利人益稱其賢 復以特穆格爲中書平章政事初特穆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穆爾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遂復以前官授之

庚辰雲南行省平章伊蘇岱爾入朝以所獲軍中金五百爲獻帝曰是金卿效死所獲者賜鈔千錠 辛巳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 癸未各道奉使宣撫言去歲被災人戶未經賑濟者宜免其差役從之 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選發所籍朱清張瑄貨財至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舶至則依例籍沒 甘肅行省平章哈薩等侵盜

官錢鹽引命省臺官徵之 丙戌罷營田提舉司 以

柰曼岱

舊作乃蠻台今改

爲鎮北行省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

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爲市殺其數爲
十萬民進退失措柰曼岱請于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
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柰曼岱穆呼哩五世孫也 六

月己丑御史臺言瓜沙二州自晉爲邊鎮重地今大軍
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請以蒙古軍萬人分
鎮險隘立屯田以供軍實從之 庚子西京道宣慰使

帕哈哩鼎

舊作法忽魯丁今改

以瑟瑟二千五百餘斤鬻于官爲

鈔一萬一千九百餘錠有旨除御榻所用外餘未用者

恭還之 癸卯詔凡官軍子弟年及二十者與民官子
孫同保直一年方許襲職萬戶于樞密院千戶於行省
百戶於本萬戶 乙巳罷行省簽省 命甘肅行省修
阿合潭曲尤濠以通漕運 甕山看陟提領言自閏五
月末晝夜雨不止六月初旬夜牛山水暴漲漫流隄上
衝決水口遂命都水監修白浮甕山河隄白浮甕山卽
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 台州風水大伦寧海二縣死
者五百五十人 秋七月御史臺言前河間路達嚕噶
齊呼賽音轉運使木甲德壽皆坐賊罷今呼賽音以獻
鷹犬復除大寧路達嚕噶齊木甲德壽以迪里密實安

奏其被誣復除福寧知州竝立改正不敘以戢奸貪從之禁僧人以修建寺宇爲名賣諸王令旨乘傳擾民

丙寅以哈喇哈斯爲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丁

丑中書省言大同稅課比奉旨賜乳母楊氏其家招斂過數擾民尤甚敕賜鈔五百錠其稅課依例輸官都

爾幹旣敗聚其屬議曰咎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

天下我子孫迺弗克靖其以安享其成連年搆兵以相

殘殺是自隳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皆世祖之嫡

孫也吾與誰爭哉且前與托克托舊倫土土戰旣弗能

勝今與其子綽和爾戰又無功惟天惟祖宗意亦可見

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
養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則亦無負太祖
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
曰都爾幹乞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
月必失事機爲國大患無有已時都爾幹之妻我弟瑪
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眾以爲然乃遣使
以聞帝嘉之詔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
相繼來降

或異都爾幹等請兵元史綽和爾傳
倫九年本紀倫七年七月今從本紀

八月

罷護國仁王寺原設江南營田提舉司 辛卯夜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

計遣使分道賑濟爲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山場河泊聽民采捕詔問致災之由保章正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也臣道也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荅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問初晉寧郇休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圯將近李忠家忽分而復合忠家獨完忠幼孤事母至孝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江南行臺中

永張珪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曰有修德行
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
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併及近侍之熒
惑者不報珪謝病歸 庚子中書省言帕哈哩鼎輸運
和林軍糧其負欠計二十五萬餘石近監察御史亦言
其侵匿官錢十三萬餘錠請遣官徵之不足則籍沒其
財產從之 九月戊午帝至自上都 丙寅以太原平
陽地震禁諸王所部擾民仍減太原歲飼馬之半 遣
刑部尙書塔齊爾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時高麗國
王王昀旣復位又罷征東行省監制昀乃復厚斂淫刑

國人羣訴於朝因得其相國吳所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有利寧肯爲汝家國地耶昨泣謝罪且請子諫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所赴關鞠之流安西丙子罷僧官有妻者壬午復以茂巴爾斯爲平章政事以國子司業暢師文爲陝西行省理問官先是師文簽山南道廉訪司事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駙馬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流之至陝西決滯獄不少阿徇順之以疾去官冬十月丁亥太白經天御

史臺劾浙江行省平章阿爾不法帝曰阿爾朕所信任
臺臣屢以爲言非所以勸大臣也後有言者朕當不恕
戊子以浙江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辛卯
復立陝西行御史臺 癸巳御史臺臣及諸道奉使言
行省官久任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 商議
中書事張孔孫言曲阜孔廟宜給洒掃戶詔給大都文
宣王廟洒掃戶五 己未發雲南叛蠻餘黨未革心者
來京師畱蛇節養子阿闕于本境以撫其民 庚子改
普定府爲路隸曲靖宣慰司以故知府容直之妻爲總
管佩虎符 庚戌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

憲宗五朝實錄

辛亥詔軍戶貧乏者存恤六年

增

蒙古國子生百員

中書省言於帝曰翰林學士趙與

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奉於七月家

貧無以歸葬帝命有司賻鈔五十貫給舟車還葬

十

一月甲寅朔命鷹師圍獵毋得擾民

以順元隸湖廣

省并海道運糧萬戶爲海道都轉運萬戶

丁巳詔大

同等路運糧五萬石入和林

己未太白經天

甲子

命依十二章斷僧官罪

十二月甲申朔詔內郡比歲

不登其民已免差者併蠲其田租

乙酉弛京師酒課

丙戌太白經天

戊子以平宋隆濟功增諸將秩賜

銀鈔等物有差其軍士各賜鈔十錠放歸存恤一年

辛丑詔招撫順元諸司免其民間逋稅 丁未以轉輸

軍餉勞免思播二州及衡永等路稅糧有差 七道奉

使宣撫所罷賊污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賊

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冤獄五千二百七十六事

元貞初圖呼魯遷江浙右丞適歲旱方至而雨民心

大悅未幾平章博果密卒帝思之問近侍曰羣臣孰有

似博果密者對曰圖呼魯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

還賜雕鞍弓矢俄遷樞密副使是歲卒諡文肅 大都

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齊諾舊倫干奴今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

日正街衢表里巷國學興工尤盡其力俄進同簽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動涉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鬻田產甚則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爲非計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東前戍者官爲出錢贖其田產妻子從之未幾遷參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精練明敏凡千祿之人由它途進者一切不用時論翕然稱焉 何瑋爲御史中丞陳當世要務十條帝嘉納之京師孔子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旣成宜建國學於其

側從之賽音譔德齊巴都高等還自貶所復相位瑋言
姦黨不可復用宜選正人以居廟堂帝淡然之監察御
史郭章劾郎中哈喇哈斯受贓具伏而哈喇哈斯密結
權要以枉問誣章瑋率臺臣入奏辨論剴切章遂得釋
詔內外官七十者竝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
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
致仕著爲令 商議中書省事張孔孫累疏言凡七十
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特起復病衛冒濫者
必當革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嚙噶齊宜量加遷
轉又宜增給官吏俸祿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

吏孔孫所言多切時弊顧一時不盡施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賜進表節部置兼都察院都御史為北湖總管地方事務兼轄二節並都察院

元紀十三

起開隆執徐正月盡癸酉閏協治十二年凡四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平陽太原免差稅三年江南佃戶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減二分永為定例仍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采捕庚申以雲南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來獻陞其官賜衣一襲 癸亥禁錮朱清張瑄族屬丙寅以御史大夫太僕卿塔斯布哈為中書右丞江南

行臺中丞趙仁榮爲中書參知政事 陳天祥自被召

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輪忠無地常鬱鬱不自

釋遂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畱不還帝聞之賜

鈔給傳天祥辭所賜鈔而行 陞教坊司三品 辛巳

詔諸王駙馬往遼東捕海東鶻者毋給驛 自榮澤至

睢州築河防十有八所給其夫鈔人十貫 是月平陽

地震不止已修民屋復壞皇后召平章政事阿錫葉舊

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耶阿錫葉曰天地示

警民何與焉 御史中丞何瑋疏言地震咎在大臣於

是右丞洪君祥等俱罷 攷異何瑋疏論地震元史本紀及何瑋傳俱不載惟何瑋神道

碑載之錢辛楣以爲當在大德八年攷洪君祥傳三年奉使江浙使還居昌平之皇華山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大德九年爲大司農傳于君祥歷官言之不詳本紀亦多脫落以宰相表証之錢說是也今從之

命大都畱守鄭制宜赴平陽存恤制宜懼緩不及事晝夜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痍給粟帛存者賴之二月丙戌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遴徇衛大臣子孫充之

甲午詔父子兄弟有才者許並居風憲徙江東建康

道廉訪司治于寧國其建康路簿書命監察御史鉤攷

甲辰翰林學士承旨薩里曼進金書世祖實錄節文

漢字實錄減宿衛繁冗者丙午帝如上都敕軍

人姦盜詐僞悉歸有司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李

庭薨追封益國公諡武毅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國傑久行邊患瘴疠自入覲還鎮疾篤僚屬問之國傑曰交賊不臣若病幸小愈得滅此賊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卒年七十二國傑善推誠得士心故所至立功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爲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計聞贈齊國公諡武宣 三月丁巳詔軍民官已除以地遠官卑不赴者奪其官不敘軍官擅離所部者悉遣還翼違者論如律軍人不告部私歸者杖而還之 乙丑慧星滅自去歲十二月始見約盈尺在室十一度入紫微垣至是滅凡七十四日

戊辰中書左丞尙文以疾辭不允 詔諸王駙馬所分
郡邑達嚕噶齊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遷代其漢人女
直契丹名爲蒙古者皆罷之 敕軍民逃奴有獲者卽
付其主主在它所者赴所在官司給之仍追逃奴鈔充
獲者賞逃及誘匿者論罪有差 詔諸路牧羊及百至
三十者官取其一不及數者勿取 中書省言自內降
旨除官者果爲近侍宿衛踐履年深依已除敍嘗宿衛
未官者視敍官敍始歷一攷準爲初階無資濫進降官
二級官高者量降各位下再任者從所隸用三任之上
聽入常調蒙古人不在此限從之 庚辰諭屯田以勤

情爲賞罰 灤城濟陽等縣隕霜殺桑 夏四月丙戌
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命僧道爲商者輸
稅 甲午詔諸王駙馬進捕鷹鷄皆有定戶自今非鷹
師而乘傳冒進者罪之 丁未以國子生分教於上都
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耶律有尙以葬父還鄉已而
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累辭不允復起爲昭文館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有尙前後五居國學其教法一遵
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諸生知趨正學尊經術尙躬行
宗仰有尙猶舊時之宗仰許衡也 五月己未朔日有
食之 壬申中書省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

淤凡涇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于租
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司
以董其程從之 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以其歲課并
隸宣慰司 庚辰以去歲平陽太原地震宮觀摧圯者
千四百餘區道士死傷者千餘人命賑恤之 是月大
風雨雹開封之祥符太康陽武衛輝之獲嘉河溫 涇
水暴漲毀堰塞渠陝西行省命屯田府總管瓜勒佳巴
延特穆爾及涇陽尹王琚疏導之 六月丁酉汝寧妖
人李曹驢等妄言天書惑眾事覺伏誅 是月翰林學
士致仕王惲卒惲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居官

數進讜言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

秋七月辛酉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 癸酉以順德

恩州去歲霖雨免其民租 八月太原之交城陽曲管

州嵐州大同之懷仁雨雹隕霜殺禾杭州火發粟賑之

以大名高唐去歲霖雨免其田稅 九月癸丑帝至自

上都 庚申巴延梁德珪竝復爲中書平章政事巴特

瑪琳沁復爲中書右丞密勒和卓復爲中書參知政事

以江浙行省平章阿爾爲中書平章政事庚午御史杜

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賕謫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

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

人目巴延梁德珪巴特瑪琳沁爲三凶三凶不誅無以
謝天下又況密勒和卓阿爾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
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屢頒而禍亂
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請將羣凶或斥或誅明
正其罪御史中丞何瑋亦以爲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
報 梁德珪自湖廣復入見帝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
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疾乞骸骨旋卒梁德珪
珪屢致人言散見於紀傳而元史本傳云大德中成宗
卽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靜爲治求進者不得逞其志
明聚興怨挾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氣盛致詰德
珪以位居執政不受交轅懷悔引咎是以言者爲非德
珪爲賢矣元史不成于一手故前後多矛盾今畧之
癸酉潮州颶風起海湍漂

民廬舍溺死者眾給被災戶糧兩月 冬十月辛卯有事於太廟 辛巳以宣徽使大都護長壽爲中書右丞陝西行省右丞托驪爲中書參知政事 丁亥安南遣使人貢 詔諸王駙馬毋乘驛以獵 庚寅封皇姪哈尙爲懷寧王賜金印仍割瑞州戶六萬五千隸之 十一月壬子詔內郡江南人凡爲盜黥三次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二次免黥謫戍湖廣盜禁鑾馬者初犯謫戍再犯者死 詔問弭災之道商議中書省事張孔孫條對八事其畧曰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

不可不爲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爲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嘉納之賜以鈔 丁卯復免僧人租 壬申詔凡僧姦盜殺人者聽有司專決 十二月庚子復立益都淘金總管府 始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 召程文海爲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雲南行省平章政事伊蘇岱爾舊倫也速忒兒今改上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世祖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庥同于方夏點蒼山舊嘗駐蹕請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瞻仰帝命程文海撰文勒

碑雲南

〔攷異〕元史程鉅夫傳倫十年事
今從元文類所載碑文倫八年

中書右司郎

中伊赫特雅爾鼎嘗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伊赫特雅爾鼎曰公等讀律苟不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於疾痛奚益哉是歲肆赦廷議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伊赫特雅爾鼎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疾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旣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伊赫特雅爾鼎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謂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伊赫

特雅爾鼎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伊赫特雅爾鼎回回人也

大德九年春正月戊午以帝師卒賜金銀幣帛仍建塔寺以暢師文爲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仍以疾不赴二月癸未中書省言近侍自內傳旨凡除授賞罰皆無文記懼有差違請自今傳旨者悉以文記付中書從之甲午免天下道士賦稅乙未建大天壽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敕毀之庚子命中書議行郊祀禮辛

升赦天下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於五品以上各舉廉能識治體者三人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司各舉五人 三月丁未朔帝如上都 先是省院臺臣請上尊號帝不允及帝在上都皇后自請之帝曰我病日久國家大事多廢不舉寧尙理此等事耶事遂寢 戊午以樞密副使高興爲平章政事仍樞密副使 上都留守賀仁傑請老仁傑居官五十餘年爲畱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歿世祖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器明夫妻相敬有加帝雅重之晉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省事賜金幣歸第

以其子勝代爲上都畱守 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
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
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是年租賦稅課徭役一切除
免 先是中書省臣言前代郊祀皆以祖宗配享今始
行郊禮請專祀天地爲宜從之壬辰始定郊祀禮 元
初用國俗拜天於日月山郊祀之事自平宋後猶未舉
行至是哈喇哈斯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
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
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

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爲周禮冬至圓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旣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澤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伦壇壝三成近代壇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數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鞞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旣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

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宣中丞何瑄
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五月戊申詔求山林
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𧇖
赴闕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當卽遣歸令
有司給以安車𧇖初爲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
書南山者三十年於是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眾鄉
人有暮行遇盜者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
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
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
爲賀使一從史先詣𧇖舍𧇖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

其爲斛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之有懼色斛殊不爲意 戊午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爲詳刑觀察使聽省臺辟人用之 癸亥以地震改平陽爲晉寧太原爲冀寧 復立洪澤芍陂屯田令河南行省平章阿薩爾領其事 召陳天祥爲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以年老固辭 六月庚子立子德壽爲皇太子詔告天下賜高年帛流竄遠方之人量移內地 甲午潼川霖雨江湔漂沒居民溺死者眾敕有司給糧一月免其田租 秋七月辛亥築郊壇于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各一員太祝三員

奉禮郎二員協律郎一員法物庫官二員 甲寅太白

經天 壬戌以金銀鈔厚賜興聖太后及宿衛臣出居

懷州復置懷寧王府官 八月丁丑復給曲阜林廟洒

掃戶以尙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丙戌海商以珍寶

來獻議以鈔六萬錠酬其直或謂左丞尙文曰此所謂

雅庫特舊倫押忽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文問何所

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

之千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珠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

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則疾七

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

于珠哉 癸巳復立制用院 是月歸德陳州河溫

九月庚申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丙戌太白經天 乙

未帝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相哈喇哈斯總裁自今用人非與議者悉罷之 戊戌

詔芍陂洪澤等屯田爲豪右占據者悉令輸租 辛丑

復以詳刑觀察司爲肅政廉訪司 括兩淮地爲豪民

所占者輸租賦 北方奇嚕倫部大雪同知宣徽院事

圖沁布哈請買駝馬補其死缺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

之全活數萬人其還也帝賜以七寶笠 是月帝不豫

皇后巴約特氏秉政詔遣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舊倫蒙育黎拔

力入達
今改

就其母鴻吉里氏居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懷寧王哈尚之母弟也

江浙行省平章徹爾召入爲

中書平章政事是月薨家貲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追
封徐國公諡忠肅 十一月丁未黃勝許遣其屬來獻
方物請復其子官帝不充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其悔
罪自至則官可得命賜衣服遣之 舊制凡遇享祀司
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至是將郊
祀齊履謙攝司天臺官言於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
晏有節從之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一蒼犢
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

以攝太尉右丞相哈喇哈斯左丞相阿固岱御史大夫
特們德爾爲三獻官 壬申太白經天 拱衛直都指

揮使王伯勝自帝有疾晨夕入侍安西王忌之出爲大
寧路總管 十二月丙子地震 庚寅皇太子德壽薨

皇后遣人問西僧丹巴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
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也對曰佛法如燈籠風雨至

則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也一時稱其敏給攷異載

丹巴之對徐氏後編載于大德六年晉王薨之下蓋誤

以晉王爲成宗之子也山居新語亦載此事明云德壽
太子病瘕而薨
今據以改正

大德十年春正月甲辰詔詢訪莊聖皇后昭睿順聖皇

后徽仁裕聖皇后儀範中外之政以備紀錄 丙午濬
吳松江等處漕河 庚戌濬眞揚等州漕河令鹽商每
引輸鈔二貫以爲傭工之費 戊午罷江南白雲宗都
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名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
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
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爲其徒者坐視不卹請於
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
幾利害稍均從之 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丁
卯命近侍無輒驛召外郡官 營國子學于文宣廟西
中書左丞尙文以老疾告歸復召爲中書右丞商議

中書省事不起 閏月晉寧冀寧地震不止 二月辛

亥中書省言近侍傳旨以文記至省者凡一百五十餘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進者實多宜加遴選許之

己未江西福建奉使宣撫塔布岱坐賊遇赦釋其罪終身不敘 戊辰帝如上都 是月大同路暴風大雪壞

民廬舍雨沙陰霾馬牛多斃人亦有死者 三月乙未

道州營道等處暴雨江湓山裂漂蕩民廬溺死者眾復

其田租 夏四月庚子朔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貲之半

笞三十來獻者給之以賞 壬戌雲南罹雄州晉定路

諸蠻爲寇右丞汪惟能進討賊退據越州諭之不服遣

平章伊蘇岱爾率兵萬人往捕之兵至曲靖與惟能合
兵壓賊境獲其渠斬之餘眾皆潰命伊蘇岱爾留軍二
千戍之 癸亥置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甲
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浙江行
省平章阿喇卜丹等備之 是月鄭州暴風雨雹大若
雞卵積厚五寸麥及桑棗皆損蠲今年田租 五月癸
未詔西番僧往還者不許馳驛給以舟車 禁御史臺
宣慰司廉訪司官毋買鹽引 乙酉遣高麗國王王珣
還國仍置征東行省鎮撫之 丁亥詔右丞相哈喇哈
斯達喇罕左丞相阿固台等整飭庶務凡銓選錢穀等

事一聽中書裁決百司勤怠者悉以名聞 六月癸卯

御史臺言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嘉琿

舊倫敦化今改

劾江浙行

省宣使李元不法行省亦遣人撫拾嘉琿不令檢覈案

牘中書省復言嘉琿等不循法度擅遣軍士守衛其門

撈掠其元誣指行省等官不法事詔省臺及額爾克達

嚕噶齊同訊之 壬戌來安府總管岑雄叛湖廣行省

遣宣慰副使呼圖魯特穆爾招諭之雄令其子世堅來

降賜衣物遣之 秋七月辛巳宣德等處雨雹害稼大

同之渾源隕霜殺禾平江大風海溢漂民廬舍 八月

壬寅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

妃等五千餘人以鈔萬三千六百餘錠糧四萬四千餘石賑之 先是命江浙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德仲審較應律運至京師丁巳京師文宣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召翰林院定樂名樂章 是秋遼陽行省右丞洪萬罷以其叔君祥代之君祥請于朝立新省治增巡兵置儒學提舉官都鎮撫等員以興文教修武備旣而事不果行 陝西饑省臺議請賑於朝安西路總管趙世延曰揀荒如揀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若不允世延當傾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眾世延嫻習官政其始除總管也前

政壅滯者三千牘世延旣至不三月剖決殆盡 冬十月丁未有事于太廟 丁卯安南遣使貢方物 青山叛蠻來附 吳江州大水民乏食發米萬石賑之 十一月己巳帝至自上都 十二月乙卯帝寢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內侍李邦寧錢塘人宋故小黃門也宋亾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侍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番語卽通解遂見親任帝卽位進太醫院使自帝初得疾至此不離左右者十餘月 癸亥瓊州臨高縣那篷洞主王文何等佗亂伏誅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

母擾民民皆感悅 是歲大都留守鄭制宜卒帝遇制
宜特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
賜內醢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夫
人及制宜歿追封澤國公諡忠宣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丙辰嗣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於
玉德殿國語稱鄂勒哲圖

舊作完澤
篤今改

皇帝帝承世祖混

一之後善於守成惟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
決於官壺外則委於宰臣幸去世祖未遠守其成憲不
至廢墜 乙亥靈駕發引葬起輦谷從諸帝陵 皇后
巴約特氏以已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

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哈尙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阿南達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固岱平章賽音謬德齊巴特瑪琳沁巴延及諸王莽賴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哈尙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固岱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御史中丞何瑋皆執不可阿固岱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右丞相哈喇哈斯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哈喇托克托計事京師哈喇哈斯令急還

報復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使至懷州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
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
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安人心
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猶豫未
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
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大悟乃奉
其母行先遣孟趨哈喇哈斯所覘之適皇后使問疾哈
喇哈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眾謂孟醫也不疑之
既而知安西王卽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

後發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決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御單寡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待大太子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廷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旣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有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門於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

也遺禍艱于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
非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當
以卜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于市者召之至孟
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之
睽立而獻卦曰卦大吉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
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
人形且剝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
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无惑疑也孟曰
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喜振袖而起眾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衛輝經比干

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刳其心
遂失天下令祀比干墓爲後世勸至漳水值大風雪田
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卻不受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
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
往不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
二月辛亥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大都與母鴻吉哩氏
入內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
特喇旣至遂謀以三月三日爲賀其生辰因以舉事阿
寶克布哈知之言於哈喇哈斯且曰先人者勝後人者
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不若先事而起

哈喇哈斯曰善夜遣人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

王遠不能速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

巴特喇復遣都萬戶囊嘉特舊作囊嘉詣諸王圖喇舊

秃刺定計囊嘉特力贊之乃先二日以三月丙寅率衛

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即并諸王莽

賚特穆爾執之鞠問辭服械送上都收阿固岱巴特瑪

琳沁賽音諤德齊巴延等誅之諸王庫庫楚舊作濶濶

伊克圖舊作牙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

宜早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王何爲出此言也

彼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佗威福以覲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稱監國與哈喇哈斯日夜居禁中以備變

監國命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皆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監國命楊多爾濟

舊作朵兒只今改

譏察禁衛多爾濟寧夏

人早侍藩邸見倚重李孟之使京師也多爾濟從行至是密致警備監國賴焉是月道州營道縣暴雨山裂

一百三十餘處夏五月乙丑懷寧王哈尙至上都初

哈尙聞帝崩自阿勒台山

舊作按台山今改

至和林諸王勲戚

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時
內難旣平鴻吉哩妃以兩子星命令陰陽家推筭所宜
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灾旃蒙佗噩長久重光爲哈尙
年幹旃蒙爲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年幹也如惑其言遣
近臣告哈尙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生豈有親陳陰陽
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哈尙語托克托曰我捍邊
陲十年又嗣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卽位後
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
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
擅權專殺恐它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姦謀耳汝爲我往

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昂輝

舊作按灰

今

改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而遲迴不進

托克托馳至大都具道哈尙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
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今大憝已除諸
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纔間
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懷寧王不至復
遣阿實克布哈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
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托克托繼往行至中道懷
寧王輿中望見之趣使同載托克托備述如言懷寧王
大感悟及是至上都以阿實克布哈爲平章政事遣還

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等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
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殺之誅西安王阿南達及諸王
莽賚特穆爾 甲申懷寧王卽皇帝位詔曰咎我太祖
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
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餉方殆將
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卻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
寧遽聞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勲相與定策
于和林咸以朕爲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宜膺
大寶朕謙讓未遑至于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
于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阿裕

爾巴里巴特喇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旣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詞勸進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卽皇帝位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是日追尊攷曰順宗皇帝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 壬辰

加知樞密院事托多爾海

舊作朵兒朵海今改

太傅中書右丞相

哈喇哈斯荅喇罕太保竝錄軍國重事知樞密事塔喇海爲中書左丞相預樞密院宣徽院事同知徽政院事綽和爾額爾克達噶齊阿實克布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莽賚布哈竝爲中書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左丞劉正爲中書左丞中書右丞行御史中丞塔斯布哈爲御

史大夫 是月建州大雨雹 六月癸巳劄詔立母弟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爲皇太子受金寶 甲午建中都

立宮闕 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

掌之有進大學衍義者命王約等節而譯之皇太子曰

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像孝經列女傳並刊行

賜臣下 翰林學士閻復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

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遙授平章政事復力辭不許上疏

乞骸骨詔從其請政異元史閻復傳十一年春武宗踐

非春也今以丁酉中書右丞相哈喇哈斯左丞相塔

喇海言臣等與翰林集賢太常老臣集議皇帝嗣登寶

位詔追尊皇攷爲皇帝皇攷大行皇帝同母兄也大行
皇帝祔廟之禮尙未舉行二帝神主依兄弟次第祔廟
爲宜今據請諡皇攷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
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
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
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妃鴻吉哩氏宜諡曰眞慈靜懿皇
后祔成宗廟堂制可之初累朝皇后旣崩者猶以名稱
未有諡號禮部主事曹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
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至是皇后上諡用元用之言
也 壬寅塔喇海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太子太師 癸

卯置詹事院 乙巳中書省言中書宰臣十四員御史

大夫四員前制所無詔與翰林集賢諸老臣議擬以聞

壬子封皇妹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瑯阿布喇爲魯

王 甲寅敕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經

爲三宮祈福

御史大夫塔斯布哈

舊作塔思不花今改

言舊制

內外風憲官有所彈劾諸人勿預而近有受贓爲監察

御史所劾者獄具實緣奏請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臣

等以爲今後有罪者勿聽至京待其對辨事竟果有所

言方許奏陳從之 戊午進封高麗國王王暉爲瀋陽

王加太子太傅 秋七月癸亥劄封諸王圖喇爲越王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固岱有勇力人莫能近諸王圖喇實手縛之故有是命哈喇哈斯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圖喇疎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譖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曾署其牘未幾罷爲和林左丞相哈喇哈斯至鎮爲斬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鼈爲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甲子

中書參知政事趙仁榮爲太子詹事 以阿保功授
葬資大司徒封其妻爲順國夫人 己巳置官師府設
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賓客左右諭德贊
善庶子洗馬率更令丞司經令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
校書正字等官 召張養浩爲司經養浩濟南人先爲
堂邑縣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陋望參者曰彼
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旣加之以刑猶以
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眾盜感泣相戒曰毋負張
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舊尹莫
敢詰養浩至盡寘諸法民使之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

德至是召用未至改文學旋拜監察御史 丁丑以中書左丞相塔喇海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御史大夫塔斯布哈爲中書左丞相 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塔喇海塔斯布哈言中書庶務同僚往往有不俟公議卽以上聞今後事無大小請共議而後奏帝曰卿等言是自今庶務非公議者勿奏 以江浙行省左丞相郝天挺爲中書右丞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于元好問以勲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令備宿衛東宮裕宗遇之甚厚累官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至是遷江浙行省左丞不赴拜中

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
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可
言耳 丙戌御史大夫伊囉勒言舊制中書省樞密院
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它司悉從中書銓擇近
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帝嘉納之 辛卯發卒
二千人爲晉王伊蘇特穆爾築邸舍 是月江浙湖廣
江西河南兩淮屬郡饑于鹽茶課鈔內折粟遣官賑之
詔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授以官 禮部尙書吳鼎
奉命賑山東諸郡饑朝議發粟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
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

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其

請都指揮使茂穆蘇

舊倫馬謀沙今改

以角觝屢勝遙授中

書平章政事伶官實迪

舊倫沙的今改

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

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實迪以玉宸與刑

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畱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

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間冗職名品高

者宜遵舊制降之八月甲午中書省言內降旨與官

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

越奏者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亦言御

史廉訪使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

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
有應入常調者夤緣驟選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亦復
請自內降計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中書
政務它人輒得干請責以整飭其效實難自今銓選錢
穀之事請如前制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
亥中書左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乃
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
書省刻板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 戊午冀寧路地震
一九月甲子帝至自上都 壬申上皇攷及大行皇帝
尊諡廟號又上先元妃鴻吉哩氏尊諡祔于成宗廟室

丙子塔喇海言比蒙聖恩賜臣江南田百頃今諸王
公主駙馬賜田還官臣等請還所賜從之仍諭諸人賜
田悉令還官 丁丑中書省言比議省臣員數奉旨依
舊制定爲十二員右丞相塔喇海左丞相塔斯布哈平
章綽和爾奇塔特布濟克舊倫乞合普濟今改如故請以阿實克
布哈塔斯哈雅爲平章政事博囉達實劉正爲右丞相
天挺額森特穆爾爲左丞于璋爲參知政事其諸司冗
員竝宜揀退從之 甲申詔立尙書省分理財用命塔
喇海塔斯布哈仍領中書以托克托舊倫脫虎脫今改嘉琿帕
哈哩鼎舊倫教化法魯忽丁今改任尙書省仍自舉官屬命鑄尙書

省印 丙戌皇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萬七
百錠有奇 辛卯御史臺言至元中阿哈瑪特綜理財
用立尙書省三載併入中書其後僧格用事復立尙書
省事敗又併入中書粵自大德五年以來四方地震水
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頃又聞爲綜理財用立尙書省
如是則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綜
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整飭未見不可帝曰卿
言良是但此三臣願任其事姑聽其行 冬十月庚子
中書省言前置中書省時裕宗爲中書令嘗至省署敕
其後僧格遷立尙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遷中書於舊

省請徙中書令位仍請皇太子一至中書從之 乙巳
敕方士曰者勿遊諸王駙馬之門 丙辰中書省言常

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
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竝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先是都水監言巡視白河甕山河隄崩三十餘里宜
編荆笆爲水口以泄水勢夏初興役至是月工竣 十
一月丙寅帝朝隆福宮上皇太后玉冊玉寶太后性聰
慧教宮中侍女皆執治女功然不自檢飭自正位東朝
淫恣日甚內則赫嚕謨伊勒色巴用事外則幸臣實勒
們耨埒及宣徽使特們德爾舊倫鐵木迭兒今改相率爲奸以至

濁亂朝政焉 辛未以塔喇海領中政院事 乙亥中
書省言大都路供億浩繁槩于屬郡取之其軍站鷹坊
控鶴等戶恃其雜徭無與冒占編氓請降璽書依祖宗
舊制悉令均當或輒奏請者亦宜禁止制可 皇太子
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爲分地相稅悉以賜臣臣
恐宗親昆弟援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其陝西
運司歲辦鹽十萬引向給西安王以此錢斟酌與臣惟
陛下裁之帝曰太子所思甚善歲以十萬錠給之不足
則再賜 己卯以皇太子受冊禮成帝御大明殿受諸
王百官朝賀 杭州平江等處大饑丁亥發粟賑之一

庚寅賜太師伊徹察喇江南田四十頃時賜田悉奪還
官中書省以爲言詔伊徹察爾自世祖時積有勲勞非
餘人比宜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 十二月壬辰朔
中書省言舊制金虎符及金鉞符典瑞院掌之給則由
中書事已則復歸典瑞院今出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
人結託近侍奏請以致泛濫出而無歸自後除官及奉
使應給者非由中書省勿給從之 乙未齊塔察爾等
擾擅州民強取禾粟六百餘石詔官訊之 癸卯命閤
守司以來歲正月十五日起燈山于大明殿後延春閣
前 丁巳以中書省言國用浩穰民貧歲歉詔宣政院

併省佛事 中書省言刑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
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佗法事之故放釋有罪失
于太寬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
司依法裁決又各處民饑除行宮外工役請悉罷停從
之 庚申詔改大德十二年爲至大元年 敕內廷佗
佛事毋釋重囚以輕囚釋之 是歲徵蕭剡爲太子右
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
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
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
諭德疾佗固辭而歸卒諡貞敏剡致行甚高踐履篤實

關輔之士翕然宗之起王利用爲太子賓客疏言時

政曰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杜絕纓言求納直

諫官司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帝及太子嘉納皇后

聞之命錄副本以進

致異王利用言時政元史本傳倫成宗時事今覈其前後乃武宗卽

位後事也其贈諡則在仁宗之時耳

利用尋以老疾不能朝帝遣醫診視

之利用語其弟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

不能爲也遂卒後贈平章政事諡文貞中書平章政

事鄂爾根薩理卒後贈太師追封趙國公諡文定江

浙行省平章政事托克托卒帝以托克托善爲治吏民

安之久不及召還至是卒年才四十四